

旅游风采

将导游进行到底

——记导游周颖悟

□ 实习生 潘钰莹 记者 方伟

1999年毕业于安徽省六安农业机械学校,同年11月入伍。在部队服役5年,2004年退伍,2008年考取导游证。周颖悟,一个“80后”的小伙子,短短的几年中实现了从军人到导游的变身。然而,不管身为军人还是导游,他都本着一颗为人民服务、为大众服务的心。他说:“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只是心情,让游客留下欢声笑语,带走最美的记忆,是我作为一名导游的追求!”

记得有一次,他带了个散客团游黄山,大部分游客选择走路下山,然而到约定的集合时间,还有两名游客没有到达,其他游客不断催促,想早点回家,情绪很不稳定。周颖悟只好一边安抚游客,让他们不要着急,一边打电话询问游客什么原因。走到什么地方。游客告诉周颖悟,他同伴的腿疼得走不了路,所以耽误了时间。于是,周颖悟赶忙安慰游客不要着急,并将这一情况告知其他游客,以争取大家的体谅理解。安排好一切后,周颖悟又亲自去接那两位游客,顺着山路爬了半个小时找到,疲惫不堪的游客看到他有些不好意思。周颖悟连忙安慰他们,安全第一,并和其同伴两人架着那位有腿疾的游客

下山,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搀扶到停车场,安全地登上旅游大巴。为此,乘车下山途中,周颖悟特别感谢了其他游客的理解,赞扬了他们的团队精神,化解了游客不稳定的情绪,而他富于责任感的作风也赢得了全车游客的掌声。

导游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导游和游客的相逢只是因缘际会而已,所以周颖悟很珍惜和每一位游客的缘分,对于每一位游客,他都会尽自己所能地付出。2014年5月7日,他接了一个来自河南的散客团,两天下来,行程非常顺利。在他的带领下,所有游客不仅感受了“登黄山天下无山”的绝美风光,更体验了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5月8日晚送完团,可2天后却接到团队中一内蒙游客的电话,说身份证遗失了,猜测可能是落在酒店了,此时非常着急,因为他是内蒙人,但是跟随儿子居住在河南,如果身份证丢失了补办会很麻烦,要在内蒙和河南之间来回的跑,恳求周颖悟帮忙寻找,事成愿以重金酬谢。周颖悟一边安慰他不要着急,告诉他如果遗失在酒店就一定找到,并让他再想想有没有可能丢在其他地方。随后,周颖悟专门从太



平乘车去汤口之前住宿的酒店,在酒店老板的帮助下,对其住宿房间仔细寻找,最后在床下找到身份证。他又赶紧联系游客,第一时间告知其身份证已找到,并记下具体地址,用特快快递邮递过去。而游客之前允诺的重金酬谢,却被他婉言谢绝了:“这是我作为一名导游应该做的,这是我们导游的职责!”事后,游客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寄到了旅游主管部门,给予周颖悟很高的评价及赞扬。这让他心里面暖暖的,对导游这份职业更加热爱、更有激情。谈及对此

番经历的感受,周颖悟说:“珍惜眼前缘分,付出总有收获的,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都会让我为之感动!”

时光荏苒,岁月飞逝。在这几年中,周颖悟带过大大小小的团队散客无数,也接触过不少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有苦有甜、有悲有喜、有委屈有掌声,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不少,这让他平淡的生活泛起了涟漪,人生也更加精彩。他表示,无论前方有多坎坷,导游这份让他钟爱的职业,他一定会坚持到底!

照片由周颖悟提供。

旅游随笔



核心提示:我在想,如果没有水运的存在,我们的远行,还能称之为浪迹天涯、漂流四方吗?我们的行旅真的需要那么匆匆吗?

章渡埠头

□ 戴贤坤 文/摄

某日的一个黄昏,我徘徊在泾县章渡古镇的街巷里,这是一个被遗弃的埠头。

踏在油光发亮的卵石路面上,依稀感觉小街曾经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热闹的景象。夕阳的余晖洒在木屋的板壁上,透出如丝般的光亮金黄,这是由于木板在长久的日晒雨淋浸蚀下现出了木质纤维折射太阳光的现象。斑驳的粉墙上还残留着浓重的墨色,店家的招牌虽然难以辨认,但字体端正圆润,苍劲有力。临街售货吧台的台面上,已爬满了肆意疯长的野草,但用薄薄的青砖层层砌就的吧台,不加粉饰,砖缝现出的纹饰,透着一种简洁的美,可以想象店家对装点门面的用心和曾经的显摆富有。小街街面宽约五六米,长约三四百米,沿河而建,随形就势,曲折而又雅致。小街临河的一边为挑空的木制板房,多为双层结构,挑空的部分依然用数根木柱支撑,远远地望去就像有千条腿的连体屋,其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吊脚楼。小街另一边则多是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显得高大气派多了,粉墙黛瓦,小楼花窗,随处可见店家的门楣和门罩上精心雕琢的各式花饰图案。为什么小街两边建筑有如此差异,我想这是我们先人尊重自然的一种选择,一种生活的智慧和哲学。临河的一侧,常常要遭受洪水的侵蚀,在没有混凝土之前,全木结构的建筑是抵御洪水最佳的选择。

小街的曾经辉煌源于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资源。流经小镇这条河叫青弋江,她发源于美丽的黄山山脉,经太平县流入泾县境内,过南陵至芜湖汇入长江,可以说,这是泾县的母亲河。旧时,也是泾县人通五湖达三江的一条黄金水道。小镇位于青弋江的中段,江面从这里渐渐开阔,江水的流速也渐渐变得平缓,是停泊来往船只的最佳位置。下行的客人要在这里歇息,上行的船只要在这里补给。

小镇的衰落是一个时代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是一种命运,也是一种无奈。当我们追求更加快捷和更加便捷的行旅方式和运输方式时,诞生了许多新的交

通工具和交通线路。汽车、火车、飞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空中航线应运而生,水运交通特别是内陆河运交面上,通便慢慢地衰落了。最近,我来到芜湖中山街青弋江的入江口旁,看着长江边静静停泊的许多巨轮,看着江面上零零星星航行的船只,生出许多感慨。回忆三十年前我在这里乘船的情景,那时,江面上豪华客轮、巨型货轮、汽轮、帆船、小舢板来来往往,码头上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岸上人声鼎沸,江面上汽笛声此起彼伏。弹指一挥间,长江航运当年的雄风不再了,码头的热闹也骤然消停了,这里已开辟成江边公园供人游览。大江大河尚且如此,何况她的支流呢?我在想,如果没有水运的存在,我们的远行,还能称之为浪迹天涯、漂流四方吗?我们的行旅真的需要那么匆匆吗?

小镇的衰落当然也有其主观的缘由。内陆河运的衰落让我们失去了许多重要的埠头,有的埠头只留下了上岸的石阶依稀可见;有的埠头夷为平地,被新的建筑所替代;也有的埠头被开发成旅游景点了,小镇上游的桃花潭渡口,由于李白的一首诗而再次喧闹起来,桃花潭小镇被整修一新,增添了许多接待游客的旅店和客栈。“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首千古绝唱道出了人间可贵的友谊和真情,许多游客正是带着一种愿望和向往来到这里去感受曾经发生在这里的诗情画意。章渡,也一定有许多或凄美、或浪漫、或深情、或荡气的故事,章渡的连体吊脚楼以及街景建筑既是河运埠头的活化石,同时也铭刻着一代人记忆的痕迹,但都未能好好去挖掘开发和利用,也未能对埠头好好保护,对章渡还能勾起人们回忆和向往也许唯有章渡酱菜时。

走出章渡,我依然在默默地沉思,故乡、家园、亲人以及我们曾经逗留的地方都是我们心中难以割舍的情结,当他们远去甚至消失后,伤痛之情难以言表,无能为力。唯有美好的回忆时时提醒我们珍爱自然,珍爱情感,珍爱生命。

核心提示:站在“三槐堂”前面向群山,一条小溪顺流而下沿山麓流淌,水声潺潺,清澈见底,水面老鸭嬉戏,河底小鱼觅食,与整座古村构成一幅绝伦绝妙的水墨画。

溪头访古

□ 曹志诚



没有路标,没有向导,在手机导航的提示和电线杆标识的引导下,只身骑行5公里到了休宁海阳镇秀阳溪头村——为了圆一个梦。重重叠叠的山就像一座绿色的屏障,界限分明地将热空气挡在山外,一路骑行,越往山里空气越凉爽。

车子转过几个弯,爬上一段稍陡的坡,拐过一道山梁就来到了溪头村。一进村,莽莽苍苍的绿色扑面而来,村子很整洁,也很僻静。沿着村中最亮眼的石铺道路前行。这是一条颇具特色的道路。路中间用当地的石板纵横铺就,路两旁是鹅卵石“镶边”,乡土气息十足。据说这条路有800多米,目前被

称为“休宁村级第一路”。

走进平直,宽而明亮的村街,碎步长长深深又宁静的巷弄里,所见到的是一幢幢远古遗存下来又保护得很好的雕门楼、深天井、马头墙,大厅堂古宅。村中有明清建筑老宅多达26幢。这些建筑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徽州的三间头格局,中间是客厅,两边是厢房。门框和窗楣均是用休宁当地赭红的细麻石打磨而成。窗楣呈半月形,上面镂空成梅兰竹菊或喜鹊登枝等吉祥图案。门前是宽阔的水泥坦,没有院落。“开轩面场圃,门台阶两侧或种三两棵月季,或栽青青的君子兰,体现屋子主人典雅的生活情趣。在这些古宅中有一排建筑最引人

遐想。五六座房子一字而立,没有山墙隔开,不设屏风围墙,省却了多少宅基地。五六户人家鳞次栉比而又俨然一体。淳朴的徽州乡民早在明清时期就向人们诠释一个朴素的道理:包容与和谐是多么美妙。

村中还有一幢仿徽派建筑新楼。场院开阔、气宇轩昂,体现屋子主人功成名就后的豪放大气。此楼为三层建筑,黛瓦粉墙,翘角飞檐,雕栏画栋,油黑大门不呈现浓浓的徽州气息。盖屋主人想引屋后山水养鱼,在屋子底下置一鱼塘,塘水虽为浑浊却也可以看见些许草鱼浮游水中。此房子后还立有一座年纪稍远一点的徽派房屋。一楼大门左右蹲着两头石狮子,比法院门口的石狮子显得更有灵气。院内栽有月季,大红的花朵正在怒放。屋后青山侧立,树木葱茏。这间屋子的主人为祈求四季平稳、安居乐业,在两间房子左下墙角都用隶书或篆书写着“泰山石敢当”字样。

溪头村最令人向往的去处,当属坐落于村中央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槐堂”。早年在县城矗立起一座“三槐堂”,那是一家徽菜馆。今天我也是带着这个响亮的名号慕名而往,为的

是一睹她的风采,只可惜铁将军把门。伫立门前,翘首张望,只见屋脊檐口,静穆而侍,便无奈而返。只能从《休宁县志》上窥见一斑:“三槐堂”系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丁酉科乡举王经天故宅,故又称王家大厅。此宅占地900余平方米,砖木结构,有柱182根,其中99根主柱围粗1.4米,柱上支撑雕镂平盘斗,下垫刻花柱托和八边石雕柱磴。梁架作冬瓜型月梁,梁下用雕花雀替承托梁头,檐口斗拱均为五踩。前、中两进之间开大天井,两侧配厅各有小天井,总体结构严谨,气势宏伟。片言只语述不尽“三槐堂”的精深和玄妙,带着美好的遐想,匆匆按下快门,留住光影中的“三槐堂”。倒是紧挨“三槐堂”的东侧,另有一幢百年老宅,那便是程家祠堂。它山门大开,因年岁已久斗拱冬瓜梁都已面露土灰色,多么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一辈子为子孙后代庇荫挡风雨。“三槐堂”和那些老房子,百年来风雨侵蚀,有的墙面已剥落,有的只留下残垣断壁,衰草连天。但那深深的皱纹里藏着很多典故,心头有着说不完的有趣故事。“三槐堂”无疑是休宁的“建筑老人”,它厚重的阅历和深邃的目光穿透了400多年的中国建筑史。

站在“三槐堂”前面向群山,一条小溪顺流而下沿山麓流淌,水声潺潺,清澈见底,水面老鸭嬉戏,河底小鱼觅食,与整座古村构成一幅绝伦绝妙的水墨画。